

觉囊派在四川阿坝藏区的初传和发展

杨 环¹

【摘要】 在西藏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教派外，也曾出现过诸如噶当派、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的小派别。这些小教派中，有的后来融入到其他教派中去了，而有的小教派，诸如希解派、觉域派、郭扎派、夏鲁派等，有的由于组织松散，有的缺乏经济和政治的支持，有的则因传承乏嗣，故而渐渐消失便不复存在。觉囊派则是上述小派中唯一得以幸存下来的一个小教派，并在四川藏区传播和发展。本文从觉囊派的传播与发展方面来梳理脉络和展开阐述。

【关键词】 觉囊派；四川藏区；初传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6）11-0119-5

在西藏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教派外，也曾出现过诸如噶当派、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的小派别。这些小教派中，有的后来融入到其他教派中去了，诸如噶当派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噶当派是藏传佛教中较早兴起的一个教派，公元1057年，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杰威迥勒创建热振寺，并由此作为根本道场，由此产生噶当派。按照土观·却吉尼玛的解释，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地摄入在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并严格全面的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公元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由于该教派最初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格鲁派获得发展后，原来属于噶当派的寺庙都变成了格鲁派的寺庙，所以这一派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有的小教派，诸如希解派、觉域派、郭扎派、夏鲁派等，有的由于组织松散，有的缺乏经济和政治的支持，有的则因传承乏嗣，故而渐渐消失便不复存在。觉囊派则是上述小派中唯一得以幸存下来的一个小教派。

一、觉囊派在阿坝藏区的初传

觉囊派传入四川阿坝藏区始于公元14世纪中叶，由出生阿坝藏区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地方的仲·噶玉哇（法名仁钦贝）传入。仲·噶玉哇（1350—1435），又名仲·仁特纳室利，幼时在当地大德日巴·喜饶贝座前学习藏文和一般经文的诵读，并授沙弥戒，取法名仁钦贝。18岁时入藏求学，来到觉囊寺，由堪钦·绛曲则摩等师授于近圆比丘戒，先后师从萨桑·玛德班钦、曲结乔列南结、聂瓌巴·衮噶贝等笃补巴的著名弟子，此外还有加央罗哲、赤列桑布、绛曲僧格、堪钦·绛曲则摩等名僧，得到真传，获得“四难论师”的尊号。公元1379年，“当时觉囊寺座主乔列南结认为仲·噶玉哇仁钦贝学完了应修的课程，领悟了觉囊派自他二空的教理，命他返回朵麦地区，广弘觉囊派教法。临行前，乔列南结赐给他一座精致的‘噶当塔’和一枚法螺，并告诉他：‘当你走到驮法器的驴子自卧不起、法螺自鸣的地方，那便是你今后长期定居，建寺弘法，度化众生之地，在那里，你将真正领悟‘论’的深奥义理，并讲说弘扬，名扬整个朵麦地区’。

于是仲·噶玉哇·仁钦贝遵明上师的旨意，赶着一头驴子，驮着赐物，口诵《文殊名号赞》，由西向东，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建寺弘法的地址。有一天，他穿过一片阴森的深山密林，飞瀑帘挂的绝壁峭岩，走出一道峡口，来到一处‘平展展一坝平，绿茵茵一坝青，五颜六色一坝花’的芳香碧绿的大草滩上。这时，海螺突然自鸣，驴子自卧不起，他口诵的《文殊名号赞》也正好诵到‘善立大法幢’句。于是，他领悟到这就是上师所指点的地方，遂定居此地，募捐化缘，筹资建寺。寺院

¹作者简介：杨 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宗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建成后，认为草坝四周财源丰富，建寺得到财神助力，故将该地命名为‘壤塘’，意为‘财神坝’。”^{〔1〕}

另据《觉囊派教法史》载：“根据大师（笃补巴，笔者加）的预言，为了寻找建寺的地方，仲·仁特那室利从觉囊寺返回康区，由于则曲水暴涨，不能渡河，住在那里。他考虑‘所预言的寺院地址就在这里，而且当地还有一所寺院，应如何做？’他首先的办法是提出：‘需要借一住宿之时’。送去了见面哈达，原来那所寺院是座本教寺院，寺院的本教僧也回赠了见面哈达和坐垫等，很好地建立了缘起。此后，仲·仁特那室利显示了许多神变，使本教徒把寺院献给了他，他们各自归家。木蛇年（1365年）仲·噶细仁钦贝（即仲·仁特那室利在本教寺院的遗址上创建了吉祥壤塘大寺，建立了义教法根基，他主要发展讲修佛法，传授甚深善规修行教法，开始了弘传佛法的事业。”这里所指的壤塘大寺，即是当时最早建立的却尔基寺（又译错尔基寺），其建成时间为公元1378年。

二、觉囊派在阿坝藏区的发展

（一）觉囊派在阿坝初传及其中壤塘三寺的建立

觉囊派是公元13世纪中后期在西藏形成的一个藏传佛教小教派。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境内的觉囊派祖庭达丹丹曲林寺易名为甘丹彭措林寺。以此寺为标志，觉囊派在从它建立后的大约4个世纪以后便在西藏和蒙古地区消失，融入到格鲁派之中。但是，这个教派在青藏高原上并未灭绝，它在公元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今阿坝藏区的中壤塘地方重新发展。并相继在中壤塘一地建立三座寺庙，这三座寺庙合称为中壤塘寺。中壤塘寺继承了觉囊派的衣钵，不仅自身得以发展，而且成为觉囊派在四川阿坝藏区和青海果洛藏区后兴的中心。

1. 却尔基寺的建立和发展

却尔基寺是中壤塘三寺中最早建立的寺庙。

关于该寺建立的时间，在学界的说法不一，其主要说法有公元1307年、1365年、1378年、1385年、1398年、1425年等说。在此，略举二、三如下：由阿坝洛追扎巴所著《觉囊派教法史》中称：“木蛇年（1365年）仲·噶细仁青贝（即仲·仁特那室利）在本教寺院的遗址上创建了吉祥壤塘大寺，建立了义教法的根基”。由韦启泰在《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的《壤塘县错尔基寺院概况》中说：“嘉戎朴龙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学成于西藏，受命在中壤塘传教。经过一番争夺，排斥了本波教，1378年中壤塘建红教（原文如此，疑为误笔，笔者加），错尔基寺庙”。在《壤塘县志》中，没有提及却尔基寺的具体建寺时期，但有“觉囊教1378年传入壤塘”的说法。在蒲文成先生的《觉囊派通论》中，对却尔基寺的建寺时间，提出了以下看法：“觉囊寺座主加央贡却桑布是觉囊派第二十二代传人，他与克珠杰（1385-1438）同时代，约生于明洪武年间，继任座主当在其后半生明永乐年间，并根据仲·噶玉哇·仁钦贝生于1350年，可初步断定壤塘寺初建的木阴蛇年为明洪熙元年，即公元1425年，是年为藏历第七绕迥的木阴蛇年。这时，仲噶玉哇·仁钦贝已年届74岁，说明他从1379年到壤塘传教，最后立住脚跟，建成寺院，经过了一个漫长艰苦的历程”。笔者首先较同意《壤塘县志》中关于公元1378年觉囊派传入壤塘的说法。

此时该寺的创建者仲·噶玉哇·仁钦贝，他凭借自己渊博的佛学知识，经过长期传教，教化人心，排斥本教，一步步取代了本教的影响，迫使本教寺庙不得不迁往其他地方，终于在壤塘地方创建了却尔基寺。据此，公元1378年，或是公元1379年，只能说是觉囊派开始传入阿坝藏区的时间，而不是寺庙建寺时间。关于却尔基寺建于公元1425年的说法亦是有误的。因为，“明朝永乐十六年（1419年）该寺活佛上京朝贡，请求‘归化’，被获嘉许，赐予‘执照’”。由此说明，公元1419年时，却尔基寺业已建成。综上所述，却尔基寺建于公元1398年（明洪武三十年）之说是较为可信的。

却尔基寺建成后，其发展势头迅猛，证明该寺创始人仲·噶玉哇·仁钦贝在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教双重”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仲·噶玉哇·仁钦贝是一个十分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认为觉囊派要在壤塘一隅得到发展，一方面应十分重视法脉的

传承，所以他自己培养了不少传法弟子，较有影响的弟子有堪钦·贡却坚赞、赤曼扎西贝、僧格坚赞等。“其中，弟子堪钦·贡却坚赞、泽布基·然那格日德、阿盖·尼玛沃色、曲结循奴坚赞和嘉哇桑布等 5 人继仲·噶玉哇·仁钦贝之后，依次任却尔基寺任住持，主持全寺寺务。16 弟子中的嘉哇桑布、泽不基·然那格日德和阿盖·尼玛沃色是最著名的三大上门弟子；泽布基·然那格日德和阿盖·尼玛沃色是最著名的三大上首弟子；泽布基·然那格日德和阿盖·尼玛沃色的历辈转世分别称上、下泽布基活佛；嘉哇桑布是仲·噶玉哇·仁钦贝事业的主要继承人，尊称为‘却尔基’，意为法王，故后世称仲·噶玉哇·仁钦贝所建的壤塘如意宝洲寺为却尔基寺”^②。却尔基寺的活佛转世系统仲哇活佛系统、却尔基活佛系统，泽布基寺的活佛转世系统上泽布基活佛系统、下泽布基活佛系统，都是在仲·噶玉哇·仁钦贝所培养的上述弟子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政治方面，仲·噶玉哇·仁钦贝在建庙初期就十分重视与当地部落头领、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成为他能够折服本教势力的一大法宝。最为关键的是，仲·噶玉哇·仁钦贝自建寺初期，为取得中央王朝的支持，充分利用当时明朝政府所推行的“多封重建”的政策，加强与明中央王朝的联系。其结果是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承认，于明永乐六年（1408 年）颁赐敕封文诰，其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朕维佛氏之教，以寂静为宗，慈悲为用，上足阴翊皇度，下足开导群迷。自昔有国者，莫不崇奖维持，兴隆其教。尔囊日领占省精明了悟，愿力宏深，恪守毗尼，心存清静，化诱善类，普劝有情，良足嘉尚，今特封尔为弘教禅师，庶阐扬于宗风，永笃忠诚，式丕承于宠命。钦哉！永乐六年四月十八日’”^②这为却尔基寺后来的发达及“政教合一”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升了该寺的政治与宗教地位。

却尔基寺建立以后，逐渐形成了两大活佛系统。一是仲哇活佛系统，即由仲·噶玉哇·仁钦贝传承下来的活佛系统，该活佛系统共传了六世，这个活佛系统成为却尔基寺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一世却尔基活佛嘉哇桑布艰苦创业，兴建马尔康境内的‘约合肖五寺’，继由五寺发展出众多属寺，使却尔基寺的宗教影响更加扩大。至第二世却尔基寺活佛杰瓦僧格时期，该寺势力达到顶峰。约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明朝册封却尔基二世为大善法王，承认其势力范围，封赏他领辖川青大约近十县的大片地区，即从杰瓦僧格起，形成却尔基寺的政教合一统治。”^③第五世却尔基活佛果嘉杰瓦·伦珠扎巴主寺时期，清康熙皇帝曾赐与诏书和印章，尊他为上师，周围的各大部落头人和嘉绒诸土司也都尊他为上师，声望极高，使觉囊派在川青的宗教势力得到巩固。第七世却尔基活佛一方面在本寺大兴土木，修建康赛颇章。另一方面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清朝政府和四川总督均给他颁赐‘执照’、官帽，并承认其政教合一体制。

2. 泽布基寺的建立和发展

泽布基寺是从却尔基寺中分离出来的一座寺庙，是中壤塘寺的第二个建立的寺庙。其建寺时间大约在明正统年间（公元 1436-1449 年），由仲·噶玉哇·仁钦贝的弟子泽布基创建。

据《壤塘县志》载：“（泽布基寺）以该寺每年 4 月初 10，在寺庙内组织跳神活动而得名（‘泽布基’意为十日），系错尔基（即却尔基，笔者加）一世活佛加尔娃让窝（嘉哇桑布，笔者加）弟子仁青扎巴（然拉格日德，笔者加）创建。仁青扎巴在世时，没有和错尔基寺分离，至错尔基寺三世活佛期间，为染拉格多转世活佛举行十日法会跳神，念《泽布基》经，因该派无此仪轨，受到错尔基寺反对，两寺始有歧义而分离，单独进行宗教活动。”关于泽布基寺的建立，另有一说，据传，然拉格日德重于修行，他每月初十禅修时，都会得到莲花生大师的神辅，从而密法精进，法力大增，被人们尊称为“才具”之人，即为“泽布基”。

泽布基寺自建寺以来至民国时期，经历了明、清、民国三朝。寺庙共产生了两个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活佛转世系统为上泽布基活佛系统，这个活佛系统是由该寺的创建者然拉格日德传承下来的。该活佛转世系统一共传了八世；另一个活佛转世系统是由仲·噶玉哇·仁钦贝的高足弟子阿盖·尼玛沃色的历世转世，被称之为下泽布基活佛转世系统共传了五世。

² ① 该敕封文现存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囊日”为却尔基寺旧称。

泽布基寺在中壤塘三寺中，由于寺庙规模小，又无分寺，不仅在壤塘地区影响不大，且又无分寺，所以在藏文史料中记载甚少，在已有的汉文研究成果中，也仅寥寥数语，两个转世活佛系统中的历世活佛的事迹也自然缺乏记载。据《觉囊派通论》中载，该寺寺外的宗教势力“仅在壤塘县境内杂多乡一带原辖有属民百余户，另在马尔康今日部乡的佐古华毛宗地方有过少量的属民百姓”。

3. 藏哇寺的建立和发展

觉囊派的藏哇系统在阿坝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是从公元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后开始的，其最初的传承人是后藏拉孜县觉囊派祖庭达丹丹曲林寺的座主多罗那他及其法位继承人衮噶仁钦嘉措的弟子罗哲南杰（公元1618—1683），他是觉囊派正宗法系的第三十代传人。他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于多罗那他座前学习觉囊派教法。1635年多罗那他圆寂，由其弟子衮噶仁钦嘉措继任该寺座主，于是，罗哲南杰再从师衮噶仁钦嘉措，学习多种觉囊派灌顶法门，并受比丘戒。罗哲南杰在学成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留在后藏达丹丹曲林寺，当时有许多人慕名前往向他求法。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5月，毅然踏上了去多康的征程。同年8月抵达壤塘，“受到当时却尔基寺的住持杰瓦僧格及广大僧众的隆重欢迎。

《觉囊教法史补遗》中说，罗哲南杰在壤塘等朵康（同多康，笔者加）地区居住了12年，其间他传教于杜科河流域，上中下壤塘地区和马可河流域，曾为许多人作时轮金刚、金刚鬘等灌顶，主持出家仪式，传授比丘等大戒⁽⁴⁾。清康熙七年（1668年），罗哲南杰从壤塘启程返回后藏拉孜达丹丹曲林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罗哲南杰圆寂。此时，达丹丹曲林寺已被改宗为格鲁派。至此，觉囊派在西藏已不复存在。继罗哲南杰之后，第二位来壤塘弘法的西藏觉囊派高僧为阿旺丹增南杰。阿旺丹增南杰（1691—1738年）系恰隆哇·阿旺赤列之侄，8岁时便跟随其叔父恰隆哇·阿旺赤列学习藏文和佛学经典，亦曾先后又拜彭措达吉、阿旺罗哲、五世班禅罗桑益西、曲结衮桑旺布等为师。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阿旺丹增南杰从西藏启程，首先来到今青海省果洛藏区班玛县阿什姜贡巴寺所在的亚尔塘地方。“以顿木杂喇嘛更噶扎西和阿什穹（即阿什姜，笔者加）首领为首的贵贱人等恭敬迎接，盛宴招待。他在那里居住了十五日，讲授了《大威德》和长寿仪轨等灌顶传承、开许法、解因果法，使在家俗人进入信仰之门，弃恶从善。顿木杂上师献了扎噶尔廓寺，他为该寺取名为‘玛多阿雪珠林（意为‘玛多密法讲修洲’）’。首领丹增把在阿什穹阳坡（河以北的地区）所辖的僧俗和孜噶达孜则以上的寺院部落所属的僧俗信徒作为僧源奉献给他……阴火鸡年（康熙十六年，1717年）阴历九月，由吉祥壤塘寺各大活佛和僧俗部落群众迎接他到寺中，曲杰·郭哇嘉哇·伦珠扎巴（第五世却尔基·果嘉杰瓦·伦珠扎巴活佛，笔者加）说：‘您能前来，显示的恩德很大，对您的慈悲也不能小，献上我的卧室作您居住处，我自己可以修座新居室’。他即被委任为上师。”⁽⁵⁾阿旺丹增南杰被尊为觉囊派第三十三代传人。从他开始便形成了中壤塘的“藏哇”系统。

而藏哇寺的建立，则是阿旺丹增南杰来中壤塘后的第14个年头，公元1730年（清雍正八年）所建立的神殿为标志。从公元1657年罗哲南杰从西藏来到壤塘起，至公元1730年阿旺丹增南杰在中壤塘建立藏哇寺时止的73年间，应当说是觉囊派藏哇系统在阿坝藏区和青海藏区的初传。在这73年中，罗哲南杰在阿坝藏区经历12年，而阿旺丹增南杰在阿坝及青海藏区传教20余年，实际上他2人的传教时间共为32年。中间有41年的间断。

藏哇寺的建立，标志着觉囊派在阿坝藏区的觉囊派的传承中心——中壤塘寺的形成。藏哇寺建成后，由于藏哇系统被认为是西藏觉囊派的嫡传，所以，其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势力范围很快广及到阿坝藏区的壤塘、阿坝两县和青海果洛藏区的班玛、久治、甘德三县。而在中壤塘的三寺中，藏哇寺逐渐取代了却尔基寺的地位，位居却尔基寺、泽布基寺之上。

在藏哇寺中，形成了上藏哇和下藏哇两个活佛系统，或称藏哇寺的两个支系。上藏哇是阿旺丹增南杰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个系统是藏哇的主系，该活佛转世系统共传了六世；下藏哇是西藏达丹丹曲林寺和恰隆寺的座主恰隆哇·阿旺赤列的历辈转世，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共传五世。这个活佛住叶合多寺（即叶合多噶尔）。在叶合多寺，除了下藏哇转世活佛系统外，还有一个大修者占巴南喀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共传了二世。

在藏哇寺中，还设有一个“修法传承”的传承系统，这个系统的修法正宗传人——金刚上师是在密宗道场中有权向弟子灌顶、传授修法语诀的轨范师。第一、二、三世上藏哇活佛，既是寺庙的住持，又是该寺森康颇章的金刚上师。自第三世上藏哇活佛贡却晋美南杰之后，金刚上师便不再由上藏哇活佛担任，而由其他高僧专任。首任专职金刚上师是贡却晋美南杰的亲传弟子藏哇比丘阿旺群佩。从他开始一共传承了 10 任。

三、余论

觉囊派于14世纪传入四川藏区，逐渐形成以阿坝中壤塘三大寺为核心并向周边川青毗邻藏区延伸发展的格局，在明代曾显赫一时。清初改宗，觉囊派在西藏几乎绝迹，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消失。然而，觉囊派在四川藏区传播发展的脚步并未停歇，其法脉传承一直延续至今。觉囊派在藏传佛教中是很独特的教派。该派的教义与藏传佛教其他派别如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的一些主张很相似，但又有所不同。

觉囊派自称它的教义是直接来自印度的，它的其它教理和教法大多来源于萨迦派，所以觉囊与萨迦在观点上较为接近。在实修方面，觉囊派属于显密兼修，除了在见解上的解释外，与藏传佛教其他派别如萨迦、噶举、格鲁、宁玛都无大差别。近几年来，觉囊唐卡亮相博鳌亚洲论坛、梵音古乐登上全国舞台、时轮大坛城正在建造等，使觉囊派重回公众视野，觉囊文化再现光彩，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2) (3) (4) 蒲文成. 觉囊派通论 [M].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03. 67, 72, 82, 90.

(5) 阿旺洛追扎巴著, 许德存译. 觉囊派教法史 [M].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69-70.